



荷尔德林的新神话

回忆（海德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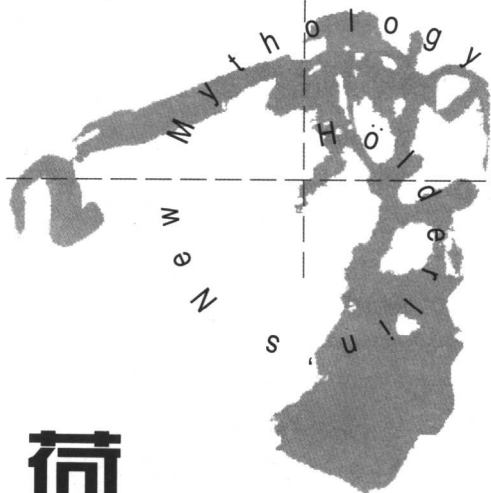
荷尔德林：“时间之神”（特洛尼森）

荷尔德林诗中“故乡”的含义与形态（宾德）

解读柏拉图《政治家》中的神话故事（布里松）

断章取义与经典理解——孔子引诗考（一）（张丰乾）

经典与解释(4)



荷尔德林的新神话

■ 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尔德林的新神话/(德)海德格尔等著;莫光华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8

ISBN 7-5080-3550-X

I. 荷… II. ①海… ②莫… III. 诗歌-文学评论-德国-近代
IV. I51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014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3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经典与解释》缘起

西方的启蒙思潮不仅横扫了中国的学术统绪，也终结了西方的古典时代。然而，随着 20 世纪末的来临，启蒙思潮也免不了被自己的西方子孙横扫的命运。“道术为天下裂”，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学界，学问因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相适应已然支离破碎——世纪之交，新思潮、新学说风起云涌，惶然心态千姿百态。

科学与学问既不当浑然不分，亦不可渐行渐远，一者关乎种种解救时弊、整顿现实生活的实用知识，一者关乎个体乃至国家的精神教养。学问的资源不在现代以来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原理，而在冲和古秀的历代经典。如今，无论西学、中学均面临如下抉择：要么追随现代之后学彻底破碎古典学问，要么修复古典学园、重新整顿精神教养。

“经典与解释”原为中山大学哲学系三年前出版的一部文集的书名，如今我们决意将书名变成学问的方向。重拾中西方古典学问坠绪，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迫使学问回味古典智慧，更因为古典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古学经典需要解释，解释是涵养精神的活动，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择：Errare, mehecule, malo cum Platone, qaum cum istis vera sentire（宁可跟随柏拉图犯错，也不与那伙人一起正确——西塞罗语）。举凡疏证诠释中国古学经典、移译西学整理旧故的晚近成果，不外乎愿与中西方古典大智慧一起思想，以期寻回精神的涵养，不负教书育人的人类亘古基业。

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目 录

论题 荷尔德林的新神话

- 2 回忆 海德格尔 (孟明译)
- 69 荷尔德林:“时间之神” 特洛尼森 (徐戡译)
- 108 荷尔德林诗中“故乡”的含义与形态
..... 宾德 (莫光华译)
- 145 荷尔德林与狄奥尼索斯神 弗兰克 (莫光华译)

经典文本研究

柏拉图的神话

- 167 解读柏拉图《政治家》中的神话故事
..... 布里松 (吴雅凌译)
- 188 赫耳墨斯:柏拉图的最后审判神话
..... 马特 (吴雅凌译)

《论语》新辨

- 213 断章取义与经典理解——孔子引诗考(一) 张丰乾
- 235 试论孔子的“仁”与“乐”——以《论语》为中心
..... 陈文洁
- 254 从《学而》篇看《论语》的编纂 李若晖

思想史发微

- 263 从《苏氏易解辨》看“理一分殊” 王风
- 280 李泰伯疑孟公案的客观审视 杨海文
- 312 “性善”: 指引抑或实体? ——陈确思想略论 陈畅
- 336 进步观念与现代性的正当性危机——以章太炎、
徐复观为中心 陈赞

书评

- 359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目的及其影响 陈建洪

论题 荷尔德林的新神话

回 忆

海德格尔 著

孟 明 译

《回忆》这首诗（《全集》第四卷，^①第 61 页以下）^②最早发表于 1808 年塞肯道夫的《缪斯年鉴》。^③估计成诗于 1803 年至 1804 年间。现存手稿只有最后一节，见于一部小对开本诗稿的篇首。这部诗稿里也有一首“河流诗”^④草稿，诺·冯·赫林格拉特凿凿有据地给它冠以《伊斯特尔》的标题（参见《全集》第四卷，第 220 页以下，第 300 页以下，第 367 页）。Ιστρος 是希腊文名称，指这条河的下游，罗马人相应地把它叫做“伊斯特尔”（Ister）；^⑤这条河的上游则被称为“多瑙比乌斯”（参看品达《奥林皮亚颂》第三歌，以及荷尔德林的片断翻译，《全集》第五卷，第 13 页以下）。伊斯特尔颂歌叙说的是河流的本质，河的上游早已开垦，成为诗人由来已久的家园。这条河的存在倒是与莱茵河相对应，莱茵河本质上的故乡

① 海德格尔本文使用的是诺伯特·冯·赫林格拉特编的《荷尔德林全集》历史考订本第二版；下同。——译注

② 《回忆》末尾倒数第二行诗有所改动，是根据弗·拜斯奈（Fr. Beißner）考订的异文改的。——原注

③ 作家兼外交官莱奥·冯·塞肯道夫（Leo von Seckendorf, 1775 - 1809）主编的诗刊《缪斯年鉴》（斯图加特）于 1808 年秋发表荷尔德林的《回忆》、《莱茵河》和《拔摩》（Patmos）三首颂歌体诗篇。——译注

④ 荷尔德林有几首以“河流”为题材的颂诗，如《莱茵河》、《在多瑙河源头》、《伊斯特尔》等，被称为“河流诗”（Stromdichtung）。——译注

⑤ 伊斯特尔：多瑙河的古称。——译注

起于陶努斯^①（霍姆堡，法兰克福；参阅哀歌《漫游者》，《全集》第四卷，第102页以下）。在上游靠近源头的地方，多瑙河奔流在山石嶙峋的河谷中。它深暗的流水有时停下来，涌起漩涡。这直逼本源的水流，仿佛来自河流注入异国大海的地方。仿佛在“伊斯特尔”这个名字之下，那条属于东方异域的河就出现在多瑙河的上游。提起多瑙河及其森林河谷，荷尔德林充满诗意地写道（《伊斯特尔》，《全集》第四卷，220页）：

人们把它叫做伊斯特尔，
它的家园多么美丽。

这条故乡的河进入了一个非本乡的名称，陡然具有了它的存在的源头之谜，须由诗人来道出这河流存在的秘密（《全集》第四卷，第221页）：

这条河好像
回头奔流，
我想，它肯定
来自东方。
其中多少事，
值得人们叙说。

《回忆》这首诗叙说了其中一些事。想必这就是此诗何以写在同一个年代、同一个稿本上的缘故吧。

^① 陶努斯（Taunus）：德国西南四大页岩山地之一，位于莱茵河以东，多覆盖森林。霍姆堡，指今黑森州境内巴特霍姆堡（Bad Homburg），位于陶努斯山麓脚下，距法兰克福大约十二公里。海德格尔称莱茵河本质上的故乡起于陶努斯，概指霍姆堡和法兰克福构成的历史区域一直是莱茵河流域的中心。荷尔德林曾于1798年10月至1800年春多次应其挚友辛克莱（Isaac von Sinclair）之邀客居霍姆堡。这一时期被研究者称为“荷尔德林的霍姆堡岁月”，亦即“恩培多克勒诗系”写作时期。——译注

回 忆

吹来了东北风，
我最喜爱的风，
它预示了火的精神，
祝远行人^①一路平安。
那就去吧，去问一声好，
美丽的加龙河，
还有波尔多的花园，
那里河岸陡峭，小路
幽远，小溪跌落
深深的河。哟，高处
橡树嫁给了银光闪闪的白杨，
这对高贵夫妻在张望。

想来还记忆犹新，
榆树垂下宽阔的树梢
朝磨房探头，
可庭院里种了棵无花果树。
节日里，
那地方的棕肤色女人，
全都跑到缎子般的土地上去。
在三月季节
夜晚和白天一样长，
慢悠悠的栈道上，吹着
摇的风，
沉甸甸缀满金色的梦。

① 远行人：原文 Schiffer（水手、航海者）。荷尔德林使用此词令人想到阿耳戈船英雄那样的古代传统（《漫游者》：“我，要去到高加索！”），指那些远涉重洋到异乡的人，与他“哀歌”时期的“漫游者”同为诗歌上的“寻根者”。这个词是荷尔德林重新发现希腊时期建立的“诗人”概念。“远游”成为“回忆”，“回忆者”成为思想的远行人。——译注

快给我拿来
 芳香扑鼻的酒杯，
 盛满浓暗的光，
 好让我歇歇脚；在凉荫下
 睡个觉，那该多美啊。

灵魂空了
 没有一点垂死的思想^①
 可不好。美妙的是
 有一种对话，你能诉说
 心意，还能听到很多
 爱情的时光
 和那些曾经有过的功业。

朋友今何在？贝拉明
 和他的伙伴？不少人
 望而生畏，不敢走向源头；
 可财富毕竟起源于
 大海。他们
 像画家，在搜集

① “垂死的思想”：原文 sterblichen Gedanken，按直译应为“必死的思想”或“可泯灭的思想”，指常人之思。海德格尔在下文相关段落将它释为“终有一死者所思之思”。荷尔德林在一篇大致写于 1798—1800 年间的诗论〔拜斯奈给它冠以《思考》（Reflexion）的标题〕里认为人在其自然条件之中不是通过智力而是通过精神来照亮自身的；如果一个存在可以是“最高的诗”，则其中非诗的成份就应成为诗意的东西。将常人之思置于人有一死这个时间条件以内，并非强调克服人的衰败感和自身的时限是思想的法则，而毋宁是常态本身，即常人对死的把握同时包含了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东西：首先，能死不仅仅意味着人是一个被死纠缠的存在，能死也是人的行动的源泉；可是人的创造力一旦失去精神所据有的广度，能死也就成为单纯的自然事件。常人之思不能克服时间；因之不能克服，故思想可以是最高层次的东西，此即荷尔德林所说“领悟生命〔时限〕而又不至于灵魂悲戚”，但它要求在自然“需要”干预之前，“生动的感知应从思想中喷涌出来”（参看《荷尔德林全集》，拜斯奈编，Insel 出版社，法兰克福，1961 年，第 961—962 页）。在此意义上，人乃是一个“垂死的思想”。——译注

大地的美，不嫌弃
鼓翼的征战，也不怕
一年年居住在
木叶落尽的桅杆下，没有
节日的城市灯火照亮他们的夜晚，
没有竖琴，也没有乡人舞蹈。
可如今
男儿们都去印度了，
那里，风尖上，
多尔多涅河
从葡萄园山坡流下来，
与壮丽的加龙河
汇合，水之泱泱，
浩淼如海。海
劫走记忆又给予记忆，
爱情也勾去了勤勉的目光。
而诗人，创建那永存的。

《回忆》这个标题的内蕴似乎是清晰的。但初听这首诗时，这个词却丧失了人们通常猜度的那种明晰性。首先，这个标题可能暗含这样一层意思，即作为语言的成功之作，这首诗是诗人给朋友的一个暗示，是为“追忆”过去“经历过的事”而题献给友人的。与此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荷尔德林在诗中追忆他在“法国南方”逗留的时光。荷尔德林给友人伯伦道夫写过两封信，清楚地报告了这次旅行的全部经历。一封信写于1801年12月4日，即他动身去波尔多之前（《全集》第五卷，第318页以下）；另一封信写于1802年12月2日，那已是他回到母亲家的时候了（《全集》第五卷，第327页以下）。如果我们以这些“原始材料”为线索，追溯荷尔德林在法国逗留的时日，进而探寻这首诗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不少东西。这首诗与诗人写给伯伦道夫的第二封信“材料”相同，除了诗“抒情地”塑造了以“散文体”游记形式提到的东西之外，还能找到什么更切近的线索吗？按照这个大体可以言之成理的意见，

则这首诗拥有这样一个标题是再清楚再合适不过了。

假定诗的“内容”与这首诗里诗意所成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假定诗的标题所标示的是诗本身诗意所成的东西，而不是诗中同样可以找到的“内容”，那么我们如此费心去附会“材料”，只能把我们对诗之言的注意力直接引向歧途了。同样，一味要洞彻“内容”也会诱使我们去揣度上面提及的书信，将书信仅仅当成荷尔德林生平传记的“原始材料”来滥用。我们最好还是从这些书信的词语去探视某种别开生面的言说，这种言说也许以另一种方式，但也同样明确地道出诗人的诗歌品格。在第二封信里，荷尔德林提到法国南方的人使他更好地了解了希腊人的真实天性。南方的天空是陌生的，但对诗人来说，在这片天空下逗留的时日却先期地、永远地包藏着一个更高的真理，那就是诗人之“思”总是“向着”希腊人的家园。这种“回忆”的本质来源并不存在于诗人在法国度过的日子的叙事中；因为“回忆”乃是这位诗人诗歌写作的基本特征。对他来说，到异乡漫游本质上是一种还乡，即回到他的诗意歌唱本身固有的法则中去。这种诗歌的异乡之旅，也不是以到南方出游而告结束。《回忆》末尾一节诗的开头，就已越过希腊指向更远的东方而直达印度了。在这首诗的咏唱里，咏唱本身已经思及那个遥远的异乡。伊斯特尔颂歌开篇就已经给出这个暗示：

我们一路歌唱
从印度河，从阿尔菲奥斯河^①
远道而来……

假如回忆的确是一种回溯之思（Zurückdenken），那么它所朝向的必是印度人和希腊人的河流了。不过，“回忆”仅仅是一种回思吗？对往昔的追忆往往触及不可回收的事物。这种东西已经不容再追问。因此在免除一切追问之后，“回忆”能把往昔保存下来。

① 阿尔菲奥斯（Alpheus，希腊文 Ἀλφειός）：希腊境内河流，起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泰格忒斯山脉，流经奥林皮亚山注入爱奥尼亚海。亦为同名河流的河神。传说河神为了追求化作泉水的海中神女阿瑞图萨（Arethusa），自己化成一条河，跟阿瑞图萨泉汇流在一起。——译注

可是《回忆》这首诗却在追问。诗中间第四节起首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朋友今何在？

对朋友的这声召唤，并不是恋旧而沉湎于往事，想知道朋友们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思索的是：朋友们到哪去了？他们远行的脚步是不是已经走向源头？怎样走向源头？这样一种追问还能叫作回忆吗？在一种“抒情地”回忆着的回思中，这首诗最后出现的那句最高诗句又该是什么呢：

而诗人，创建那永存的。

难道说诗人在此“思”的是一种往昔，那个因为残存下来而留驻的过去吗？那何必还要创建（Stiften）呢？所谓创建，难道不是更多地“思”之而虑“及”未来吗？如此说来，回忆就是“思及”，但却是思及来者。假定这种回忆是先行思入，那么回思就不应该是单纯地思及某个“往事”，因为单纯思入往事的答案只能是往事之不可回收。所以“思及”来者只能是“思及”往者；^①这里，按我们的理解，往者这个表述不应混同于纯然过去之物（das Vergangene），它指的是自那时以来仍然存在着的東西（Wesende）。那么，这种模棱两可的回忆究竟是什么呢？诗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诗意地向我们说出了这种“回忆”的存在。这种存在所具有的诗意真理，就是《回忆》这首诗里诗意所成的东西。其实诗的标题已经告诉我们，未来诗人之思

① “往者”（das Gewesene）：此词来自 sein 的过去分词。在迄今所见海氏著作汉译中，通常译为“曾在”，大概是为了顾全 sein 的形式。但海德格尔在多处强调，das Gewesene 指的是自其发生以来一直存在（wesen）的东西，与纯然“过去之物”（das Vergangene）不同。按海德格尔的本意，das Gewesene 毋宁是“已在者”，或隐匿的“已在者”。汉译“曾在”的“曾”难免有将这层意思割断之嫌，且与“来者”（das Kommende）亦不对应。凡 das Gewesene 作为名词以大写字母 G 起首，我们一般译为“往者”或“诸往”。——译注

的存在，即成诗者之思^①的存在，已经道出。这可是不同的东西，完全不是家庭教师荷尔德林^②对自己的旅行回忆的“诗化”处理。

吹来了东北风，
我最喜爱的风；
它预示了火的精神，
祝远行人一路平安。

东北风是这样一种风（在施瓦本方言中读作“*der Luft*”），它在诗人的故乡使“大气”（天穹）晴朗，并将晴明扩散到远方。东北风把天空吹刮得明亮。它给太阳的辐射和光照（天火）以一种自由的、清冷的轨迹。这风带来清冽的明晰，于是一切有生命者尤其大地之子呼吸的空气里，万物具有了不腐败的透明性。东北风把一种不间断的自由迁徙的特性带进气候，没有阴霾的情调于是准时到来。“这种气流”使神圣的空气变得圣洁，神圣的空气是精神的姊妹，而精神是火师，在我们身上存活并君临一切（《许珀里翁》第二部第一章，见《全集》第二卷，第147页）。东北风越过熟悉的土地，朝着一个方向，吹向西南方的天空，吹向西南方的天火。客次南方国度的游子于是收到东北风捎来的家乡消息，家乡那清冷廓落和明晰的格调。有一个残篇（赫林格拉特版本，残篇 N.24，《全集》第四卷，第256页以下）说到棕鸟：它们在橄榄树之乡培养聪明的感觉。那是因为它们也觉察到家乡……

① 成诗者之思（*dichtenden Denken*）这个提法，既可理解为诗化意志的思想，也可理解为思想之诗（思即诗）。这是海德格尔从“诗—人”概念中抽象出来的本源—主体性合一法则，也是海氏后期关于世界本源源出的语言解说基础。在1943年的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已初步描绘了“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的多条思路；而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五十年代末收入《通向语言之路》文集的诸篇讲演中，这些思路则完全清晰地纳入语言原始本质的考察了，并且通过一个反向公式，不仅把“诗与思”作为言说的方式，甚至明确将它揭示为自柏拉图以降被逻各斯遮蔽的“原始证物”：本质的语言。——译注

② 荷尔德林1802年的法国之行，是到德国驻波尔多领事迈尔（Meyer）家中当家庭教师。他于1月底抵达波尔多，同年7月返回德国。——译注

当空气
辟出一条路，
东北风用磨利的气息
使它们眼睛明亮，它们就飞走了……

东北风召唤候鸟从异国返回家乡，好让它们锐利的眼睛探出它们本有的东西并好生看护。风吹。我们也说风路过。但风在“路过”时并没有消失，倒不如说“路过”正是风持驻的方式。只有在“行进”中，风才会持驻。吹来了东北风。这话是关于气候的观察报告吗？一首诗的开头怎么这样“直白”？这个句子肯定是对“自然”的一种“诗歌式”描写，放在这里兴许是为了给下面将要抒发的“思”安排一个风景框架。或者不如说，这个句子打破了一种隐含的寂静，宣报一个什么事情已经确定的喜讯的到来？这样的语句听起来不是很像一种感恩吗？难道我们不该设想，就在这首歌开始之前，有一段长长的序曲，要好好听，才能听见伴随这个诗句升起来的东西吗？东北风受到礼赞：

我最喜爱的风，……为什么对东北风情有独钟，为什么喜爱东北风甚于其他的风？最喜爱这风的人在何方？这里是谁在说话？当然是荷尔德林本人。可是此时此刻，“这个”荷尔德林又是谁呢？这是一个愿风常在，愿风如它所是那样存在的人，而在这个“愿望”中，他的原始存在^①也找到了完成之路。在一种“自身”的本

① 海德格尔本文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往者（das Gewesene，一译“曾在者”）如何作为（将）来者进入思。在海氏哲学的早期奠基著作中，此种情况的发生被界说为“曾在源自将来”（《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全集》第二卷，Vittorio Klostermann 出版社，1977 年，第 326 页）。另据海德格尔在上文给出的定义，由思引出的那个隐蔽的“往者”乃是“自那时以来一直存在的东西”；而在标识这个“往者”的存在方式时，海德格尔凡在认为有必要强调其“持续存在”状态的地方，均以动词 *wesen* 表达。与之相应的名词形式 *Wesen*，虽然在语义学上包含“本质”之义，但按海德格尔的意见，涉及上述情况时此词作动词解，一般不作为“存在的本质”，而作为“本质的存在”。它意指一种作为“原始证物”（*Ur-kunde*）展开着的“持续存在”的本质，而非某物之所是的那个“本质”。为此，凡在 *Wesen* 意指此种本质存在的地方，我们一般译作“持续存在”或“持在”；又，*Wesen* 在一般情况下也被理解为“存在”本身，故英译和法译通常将它分别译为“being”和“être”；这固然是避免另造新词，却无法表达海德格尔所强调的 *Ur*（原始）状态。在有必要凸显后一状态的地方，我们也译作“原始存在”或“原在”。——译注

质愿望中如此接纳下来的东西，也就是最心爱的东西。东北风成了最心爱的风。

它预示了火的精神/祝远行人一路平安。这两行诗要说明的是偏爱东北风的理由，而结论点出了远行人。此诗第四节说的就是远行人，并且只涉及远行人。第五节诗说到了男儿们，他们在河的入海口去了印度。这里讲的还是远行人，以“诗人”一词结尾的最后一节诗亦是如此。想必对于荷尔德林来说，远行人这个名称就是本质上指称诗人的那个词吧？在一篇残稿里我们发现如下几行诗（残篇 N.1，《全集》第四卷，第 237 页），不连贯，但彼此有所呼应：

神的气候在上方移动
而你神圣的歌
还有可怜的远行人你寻找熟悉的
看吧，那群星。

远行人是日耳曼未来的诗人。他们言说神圣。因此，他们必定懂得看天，并从天空辨别方向。东北风事先向远行人指出天火的炽热财富由来的地点（《泰坦》，《全集》第四卷，第 208 页以下），并给他们以顺风起航的便利，助他们渡海到异乡去。而东北风所能预告的，是异乡天火的考验。这风“命”诗人置身到他们历史本质的命运中去。由于东北风赋予了此种天意（Schickung）的担保，所以它也是诗人隐蔽的本质意志之真的担保者。在这首诗里，凡荷尔德林开言称“我”的地方，^①都是作为诗人说话。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称代词”出现在荷尔德林的一首诗里，更主要的是这种回忆乃是对诗人本质命运的追怀，而不是对他“个人经历”的回顾。诗人对东北风的偏爱，乃是在风中迎接时空的安排，而进入这种时空之中的本质意志就是来者“的”意志。我期盼的东西来临

① 开言称“我”：原文中有两个“我”，按海氏行文次序前一个是 ich（人称代词第一格），后一个是 mir（人称代词第三格）。考虑到汉译无法体现两者区别，姑且统译为“开言称‘我’”。——译注